

敦煌的女儿们

历经两年半匠心创排,2025年新版舞剧《丝路花雨》再度绽放敦煌舞台。依托声光投影的现代科技手段,这部中国舞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,在传统美学与当代技术的碰撞中焕发全新生命力。当大幕缓缓落下,台下如潮水般涌来的掌声与迟迟不愿离场的观众,仿佛将时光拉回数十年前——那是《丝路花雨》首演时惊艳世人的经典时刻。

高金荣:让壁画上凝固的舞蹈“跳”起来

壁画的每一个姿态都刻进脑海

时间回溯至1979年,《丝路花雨》在甘肃兰州首演成功。时任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的高金荣观演后心潮难平:如何让这份跨越千年的惊艳不随大幕落下而沉寂?从那时起,高金荣就下定决心,要以舞蹈课程为载体,让这份跨越千年的惊艳赓续传承。

高金荣1935年出生于北京。16岁那年,她顺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研究班。求学期间,校方曾邀梅兰芳等艺术巨匠亲临授课。彼时年少的她虽未能全然参透大师所授民族文化的精妙,却在心底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。

1958年,高金荣被调入常书鸿先生创建的兰州艺术学院,自此踏上教坛,正式开启舞蹈艺术教育生涯。1979年《丝路花雨》的成功,让她被舞剧中浓郁的民族美学深深触动,一个念头愈发清晰:要深入挖掘、系统整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舞姿,让凝固的艺术“动”起来。

为了这份“执念”,高金荣第一次走进莫高窟。在莫高窟南区的492个洞窟里,几乎每一窟都镌刻着舞蹈的身影:自由舒展的飞天伎乐、凭栏奏乐的天宫伎乐、灵动婀娜的经变画伎乐……无数次驻足凝视洞窟中的舞姿,高金荣心中的决心愈发坚定。

一年内,她五赴莫高窟,一遍遍踏入洞窟深处。昏暗的洞窟里,她手持手电筒细细揣摩壁画上的每一处细节,一笔一画整理出数十万字的研究笔记;捧着从常书鸿先生处借来的百余张洞窟手稿,废寝忘食地研读、临摹,连办公室的墙面都被壁画舞姿图铺满。

日夜端详、反复钻研,壁画上的每一个姿态都刻进她的脑海。



高金荣为学生指点敦煌舞蹈动作要领。(1999年7月22日摄)。



高金荣与《飞天》的演员们一起表演敦煌舞。



高金荣(前)指导学员练习佛手指法。

2

让壁画静态舞姿“活”起来

可难题也随之而来:如何让静态的舞姿“活”起来?这是前人鲜少涉足的领域。高金荣曾坦言:“怎么样把它变活,这是我研究的重点。”

在她看来,要赋予静止舞姿气韵与动律,就得读懂壁画上舞者的呼吸节奏、眉眼神态,乃至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
她一边教学,一边研究,在不懈探索中,逐渐解开敦煌壁画舞蹈的密码:赤足轻舞,眼神或灵动或含情;脚形或勾或翘或歪;体态饱含张力,出胯冲身形成三道弯……

1980年,依托多年的研究与实践积累,她编写完成《敦煌舞教学大纲》,同年在甘肃省艺术学校开设第一届敦煌舞班,迈出了敦煌舞学科化教学的第一步。

一年后,高金荣带领学生为敦煌文化研究专家呈现舞蹈训练课程展演,获得季羡林、常书鸿等学界泰斗认可,

赞叹“这就是敦煌舞”。自此,那些凝冻在壁画上的舞姿,终于以学科化的形态得以传承,并走向更广阔的传播空间。

“敦煌舞绝非对壁画艺术的简单复刻。”高金荣始终坚信,敦煌舞以敦煌壁画为根基,融合本土审美意趣与现代艺术追求,是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孕育而成的艺术瑰宝。“敦煌的精神之伟大,在于博采众长且不失自我,敦煌舞也应如此。”

此后数十年,高金荣将满腔热忱悉数倾注于敦煌舞的教学与研究。她精心编撰敦煌舞训练教材和剧目,独创呼吸韵律、手姿仪态、手臂动律等专项训练课程,为人才培养筑牢坚实根基,一套完备的敦煌舞教学体系就此成形。

在学生们心中,她是严师,亦是慈母。课堂上,她指导动作细致入微,哪怕是细微

瑕疵也绝不放过;即使双腿有伤,仍坚持亲自示范、耐心指导;课堂外,她以言行作则,用自身品格赢得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敬爱。

在她的不懈耕耘下,敦煌舞逐渐成长为中国古典舞中独树一帜的流派。她悉心培育的千余名敦煌“文化使者”,如繁星般散落在全国各大艺术院校与院团,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绽放敦煌之美。

千年前,敦煌壁画在戈壁之上播下美的种子;千年后,高金荣穷尽毕生心力,让这份美跨越时空、代代相传。

如今,已九旬高龄的她虽已退出课堂教学一线,却依旧怀揣对艺术的赤诚热忱,潜心编撰舞蹈教材,始终坚守学术研究。

高金荣常说:“敦煌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,敦煌舞的创新之路,永不停歇。”

文图均据新华社



11月28日晚,演员在甘肃大剧院表演2025年新版舞剧《丝路花雨》。